



树叶落了

Г. 格利欣、А. 諾尔梅特等 著

群众出版社

树 叶 落 了

群 众 出 版 社

1 9 5 8. 6

內 容 介 紹

这本书包括“树叶落了”和“死路一条”两个短篇。

“树叶落了”是根据实际案件写成的，叙述美国和瑞典的情报机关向苏联派遣的几批間諜，由空中和海上偷越国境，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为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及时发现并非常机智地将这些敗类捕获了。

“死路一条”也是根据实际案例写成的。它叙述派遣到苏联后被破获的美国特务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揭露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陣营各国进行黑暗勾当的情形。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安内后圓恩寺甲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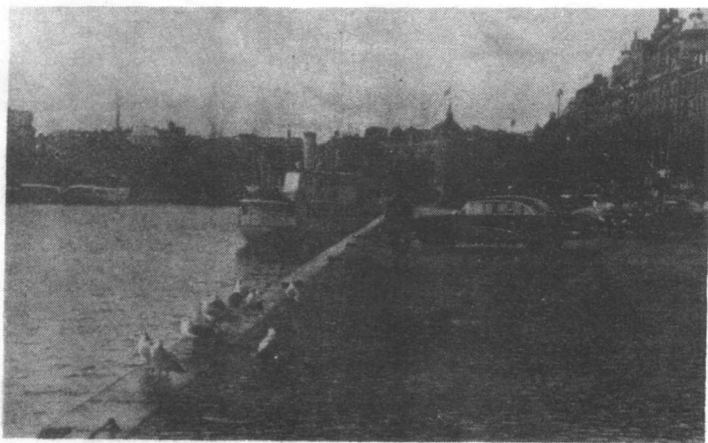
*

書号(总)57(文)38开本787×10921/32印張5号插頁4

1958年6月第1版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0千字印数00001—36,000册

定价(6) 0.48元



斯德哥尔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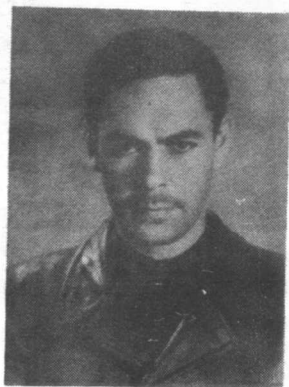
約納斯在凱里附近埋藏的装备。





缴获瑞典间谍装备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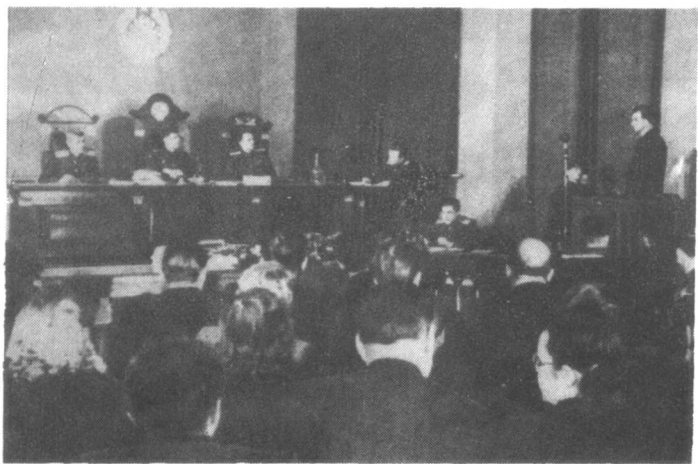
瑞典间谍哈利·维姆，
化名“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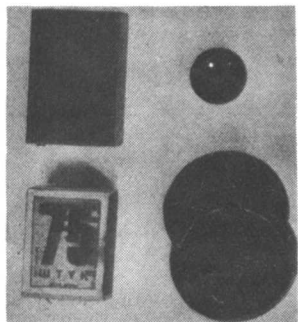




瑞典間諜約翰·瑪
尔契斯，化名“約納
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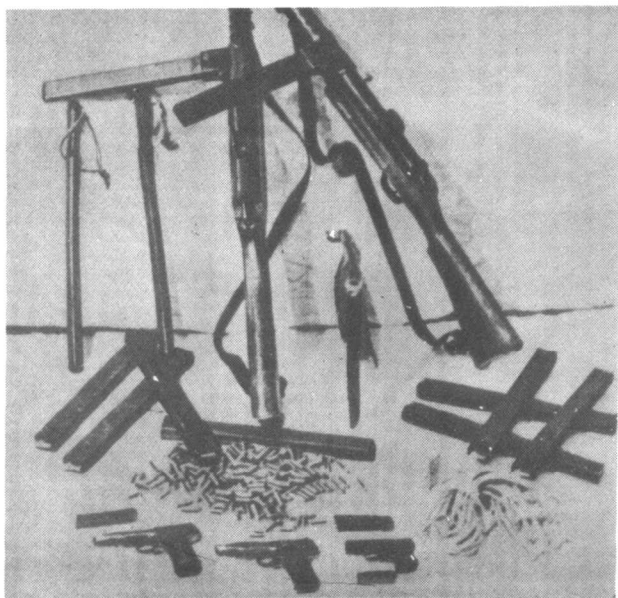
軍事法庭审讯美国間諜庫克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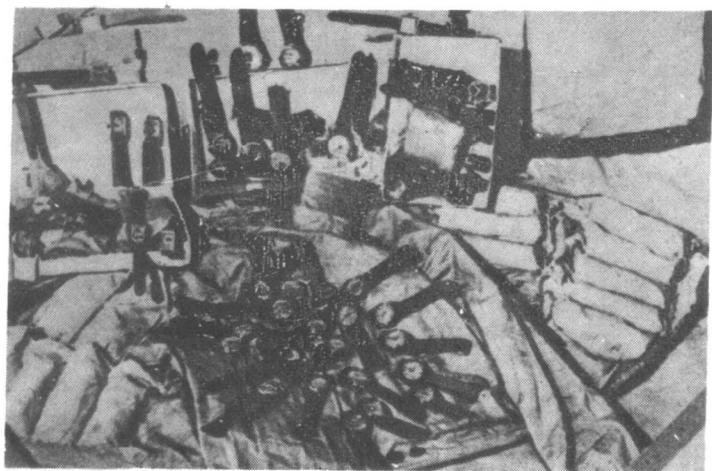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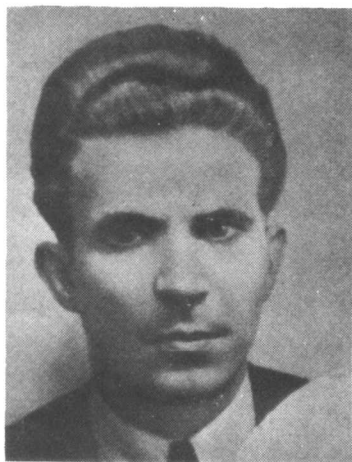
这是在涅利斯那里缴获
的柴盒大的间谍用照像机。
胶片放在圆形塑胶盒里。

从两个瑞典间谍那里缴获的武器：自动枪、手
枪、匕首、子弹、橡皮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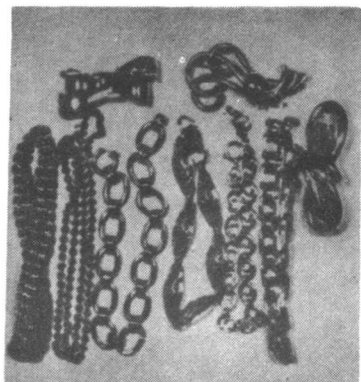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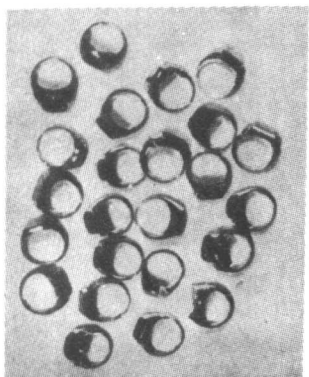




这是从瑞典間諜涅利斯身上繳获的几十块手表。他把这些表藏在特制短上衣的衣袋里，在这件短上衣外面又穿一件皮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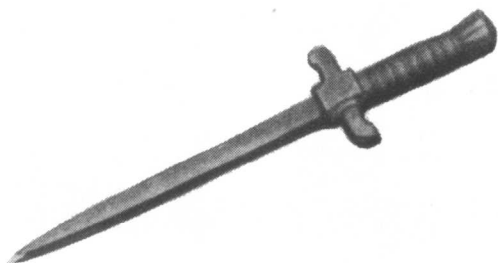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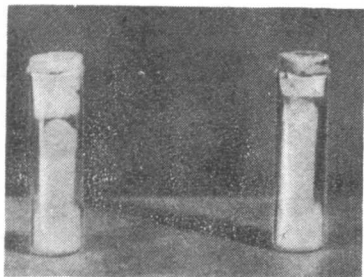
瑞典間諜涅利斯在对射中被边防战士击毙。这张像片是从瑞典发给他的伪造身份証上取下来的，証上的名字是根納吉·华西里维奇·巴拉切茨基。



在瑞典間諜涅利斯那里繳获的戒指和其他珠宝。

裁紙刀——庫克預定用它做为同尼克西联系的信物。





从瑞典間諜身上搜出
的毒藥瓶（試管）。

軍犬調教員別列斯特涅夫在爱沙尼亚海岸国境
地带巡視，米哈伊尔·柯兹洛夫在此处負重伤后牺
牲。





瑞典間諜哈利斯克，
化名“哈彼”。

青年边防战士觀看米哈伊尔·柯兹洛夫海防崗
哨的柯兹洛夫紀念板。



目 录

树叶落了

斯德哥尔摩市基米斯塔崴根24号.....	(2)
方位标—奥斯姆沙尔島上的灯塔.....	(7)
維列尔上尉的計劃.....	(11)
沙利斯特寻找伙伴.....	(16)
林中的会見.....	(21)
守林人列浦斯同意住病院.....	(27)
沙路苏少尉守候猎物.....	(35)
約納斯悄悄溜回家去.....	(37)
一个沒有公民証的人.....	(43)
弗吉尼亞州的寄宿学校.....	(50)
寻找尼克西.....	(60)
苏吉釣魚.....	(68)
斯德哥尔摩来的“客人”.....	(80)
海防哨上.....	(94)
苏吉准备回斯德哥尔摩.....	(97)
尤·維·烏格洛夫少校同“星火”杂志記者 的談話.....	(100)
電話.....	(106)

死路一条

辽尼卡·克里莫夫“逃往”国外.....	(109)
在包围中.....	(116)

鈴声打断了謊言·····	(120)
森林里发现的实物·····	(122)
敌人走头無路了·····	(125)
葛利宾柯中士前去值勤·····	(128)
追逐不义之財·····	(133)
行动开始了·····	(142)
克洛科夫约会去了·····	(148)
白天里·····	(152)
最后的战利品·····	(159)
他們是些什么人·····	(162)



星火雜誌編輯部按語：

不久以前，苏联各报公布了国家保安机关破获由瑞典間諜机关訓練并派遣到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的几批間諜的案件。“星火”雜誌編輯部收到广大讀者来信，对瑞典間諜机关这种罪恶活动表示万分憤慨，要求把历次破获这些案件的詳細情况在“星火”雜誌上发表出来。为了滿足广大讀者的要求，以及考慮到瑞典某些方面人士近来在報紙上矢口否認瑞典間諜机关参与反苏活动的情况，編輯部特取得苏联部长會議直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意，把有关此案的补充材料发表出来。

在这篇特写中，我們报道了間諜分子的活动和国家保安机关破获这些間諜組織的情形。本文是根据直接参加破获这个案件的尤·維·烏格洛夫少校的叙述，以及和目击者与几个被捕的間諜分子的談話写成的。

斯德哥尔摩市基米斯塔崴根24号

从海湾刮来烈风。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斯德哥尔摩市海滨的花岗石堤岸，劈啪作响。成群的海鸥在板石岸上徘徊，它们翱翔空中时是那样美妙，现在棲止在岸边却如此笨拙。路静人稀。偶尔有个过路人投去一小块面包，群鸥马上就飞扑过来，争个不休。

有一个人信步在岸边走着；他拖着两只矯形皮鞋，沉重地踏在人行道上，发出沙沙的响声。他——加快脚步，就显得腿更瘸了。黑大衣的领子直立着，帽子紧压在眼眉上，脖子上缠着一条白围巾。

街心花园里的长凳上空无一人。秋风摇着已经半秃了的树枝。树叶落了……秋天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这个人无心看电影院的广告和“斯特兰德饭店”玻璃窗里閃射着的诱人的灯光。他——心想着“勒根保根”或“米特莎丽”咖啡馆。在这兒，他每——端起杯子，就要想起他出生的国家，想起塔林市特列夫涅罗夫斯基中学的同学……他也会想起“奥瑪凱茨^①”的伙伴，围剿游击队的情形和在德国警备司令部里工作的种种情况来。那时候真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德国铁十字勋章、荣誉、金钱、铁饭碗的职业。可是后来……1944年逃到瑞典。他曾经终日忍受过謀生的痛

①“奥瑪凱茨”是一个法西斯民族主义組織，在希特勒匪徒佔領愛沙尼亚期間特別活躍。——原注

苦，也曾想搞生意，然而一切弄錢的方法，显然許多人都已想过和用过了……

……他漫步斯德哥尔摩市街头，走到石留森，上了电車。20分鐘后他到了郊外的爱利夫謝。基米斯塔崴根街上一幢幢白色的房子，彼此都很相似，簡直象孿生弟兄一样。在这些房子中，有他所熟悉的一所，門牌是24号。有三开窗的第一层楼里黑洞洞的。必須从一条瀝青路的死胡同繞到房子后面，才能走进屋里去。他打开門，走进房里，擰开电灯，脫掉大衣并摘下帽子。他的視線落到一頂帶有德国大学生帽圈的制帽上。参加塔林“爱沙尼亞人兄弟会”以来，轉眼又过了多少日子啊！

在斯德哥尔摩……他同侨民組織发生关系……帮它作了些事……才得到一点兒錢。但不久就被瑞典警察局捕去，关进了監獄。幸亏瑞典間諜机关把他要了出来。这样，爱沙尼亞人阿尔卡吉·瓦尔金就化名为“阿特西”，当上了瑞典的間諜。他的保护人就是瑞典秘密警察局的一个富有經驗的間諜——庫尔特·安德萊逊大尉。安德萊逊的父亲，一个退伍的上校，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別墅，作为訓練新聞諜的地方。

瓦尔金一想到那个瘦高个子安德萊逊，馬上就想起瑞典人最近排斥他的情形，瑞典人直接同正在爱沙尼亞活动的特务們保持联系。他們不把爱沙尼亞的情报全部交給他，这使他心里感到很痛快……再說，还有比瑞典人还高的主子。真的，同美国人打交道無論如何要比跟这些吝啬鬼好得多。瓦尔金从小就幻想着在一个大商店里弄个位置……

瓦尔金一边梳着稀疏的头发，一边打量着房間。一切如旧：牆上分別挂着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爱沙尼亞的地图；图

上用小圆圈标着各处飞机场。一个装着整套卡片的保险箱，还有几只装着苏联各机关印鉴和公文用紙的铁箱子。他不慌不忙地斟满了一杯白兰地，一飲而尽。然后抽了半天煙。

“吉士”牌香煙的烟霧瀰漫了整个房間。

写字台上散放着許多無線电零件……摆着一架收音机……

瓦尔金走近收音机，把它擰开。收听斯德哥尔摩的广播没有什么意思。收听倫敦吧，可是倫敦的广播节目也無聊。柏林怎样呢？广播員正在郑重地介紹着国营企业制造的什么新型机床。又轉了一下無線电紐，傳出了熟悉的俄語。莫斯科广播員的講話多么沉着啊！……瓦尔金收听着，竭力不放过一个字。

接着收听塔林的广播。爱沙尼亞广播員的語气也是那么沉着、庄重。說不定瓦尔金的亲人也正在收听这个广播呢！而他却身在異国，孤零零一个人在一群外国人中鬼混……他兄弟爱德孟也住在这兒，是一个法学家。但是就是跟自己的兄弟也犹如路人……

他又干了一杯酒……塔林播送出他从小听慣了的音乐。是大合唱。音乐的旋律使他回忆起家乡結婚和过节的情景，后来，彷彿誰拉了一把他的衣袖，瓦尔金清醒过来，把收音机关上了。他踱到鉄床前边。該睡了。一只小灯惨淡地照着房間。資產階級爱沙尼亞的藍黑白三色旗鮮明地呈现在写字台上……

第二天早晨，瓦尔金坐在桌旁，臉刮得乾乾淨淨，衣服穿得笔挺。他面前摆着“教材”：無線电收发报机、电报用紙、耳机。左手手指上的藍珥瑯底嵌着三个金獅的戒指在閃